



风情写真

马略卡岛的琴声

□张晓惠

高大的棕榈雪松洒下一地绿荫,巨大的芦荟蓬勃在坡道两侧。眼前是挂着金灿灿果实的橙子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,远处是海水碧蓝、群山苍翠,这就是著名的西班牙马略卡岛。

岛端之上,灰色的建筑一扇铁门开着,旁边竖着一块木牌,以西班牙语写着“巴尔德摩萨隐修院”(Valldemossa)。几位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女,伫立在修道院门口这块不大的牌子前,上面果然是肖邦和乔治·桑的头像。

法国女作家乔治·桑、波兰钢琴家肖邦,两位文艺巨星,因爱而生情,因彼此的病痛来到这岛上。相互体贴、照顾间,文学与艺术的火花在这破败、清冷的修道院中迸发,留下了荡气回肠的佳话。

沿着160公尺长的白色拱廊行走,安静又显得旷寂,说话的声音稍大些,四壁隐约就有嗡嗡的回响。乔治·桑、肖邦的肖像在拱廊墙壁上随处可见。乔治·桑端庄娇媚、长发披肩,左鬓插着一束小花;肖邦身着呢绒料子礼服,双排钮一直扣到脖子上,文弱又优雅的绅士范儿。

在收门票的第二号室中,有肖邦在这里创作的乐谱原件,有他使用过的普利耶钢琴,就在这台钢琴上,肖邦敲出了优秀的玛祖卡舞曲和序曲中的几首。当然,乔治·桑的作品《在马略卡的一个冬天》的手稿原件也在这里。这些纪念品、勋章、毕业证书,都是乔治·桑的孙女奥克莱尔所捐赠。还有肖邦使用过的象牙梳、他的一络头发,令人想起180多年前这两位文学艺术界的翘楚,在此度过的一番缠绵又因患病而饱受折磨的日子。

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世界各地游人来到这个岛上,为海水之蓝、为鲜花之艳?为棕榈之苍翠、为古木森森的花园?我以为,更多的人是为了乔治·桑和肖邦而来,为这岛上的钢琴声而来。钢琴声中,波兰作曲家肖邦和法国作家乔治·桑的故事,那段香桃木、柠檬树的芬芳和消毒水、药品气味交织的日子,在眼前上了岁数的修道院的空旷寂静中隐现出来。

修道院的背面是花园,围墙下面,左边是民居,右边是山谷。谷里生长着被地中海海风吹得弯腰曲背的老树,扭得成团成块的,还有几株树干粗达一抱以上的千年野橄榄树。修道院居高临下,站在修道院门前的坡地上,地中海的阳光、树木、蓝雾萦绕的山谷山头,尽收眼底。

循环往复的钢琴声,都是肖邦在此创作的名曲,在花园间、修道院的长廊上,在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街道上,在那些茂密的鲜花间缕缕不绝地回响。修道院外几株高大又上了岁数的棕榈雪松,想必也是听了上百年的钢琴,在海风中摇曳出瑟瑟和声。

今天,肖邦和乔治·桑,艺术世界中这对情侣成了马略卡岛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,成了这个风情小岛的骄傲和荣光。“巴尔德摩萨肖邦音乐节”也早在1930年创立,每年邀请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来表演。本地的音乐节每年举办,时间为八月份的所有星期日,地点就在修道院的拱廊,肖邦和乔治·桑曾经携手依偎眺望地中海的地方。

边走边想

从金蟾湖返回时,太阳已从山那边露出了半个脸,蛤蟆坝小村庄依旧晨雾弥漫,望着眼前的一切,我突然体悟到,草原之静,正是岁月静好之静。



草原之静

□陆应铸

也显逼仄,此前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炕,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,突然就有点小激动,我和爱人都是南方人,从未有过睡炕的体验。我仔细观察眼前的炕,北侧东侧贴墙,西侧南侧红砖砌成,留一尺见方的炕洞,以铁皮为门,贴着大红“福”字。这里的房间都不装空调,夏天夜里也得盖棉被,以前习惯睡席梦思,坐软沙发,现在爬上炕席上只铺一层床单的火炕,突然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踏实,好像小时候在老家场院里皮玩打滚。草原的晚上会停电,手机常常没有信号,我们房间的东墙北墙皆有窗,窗外即山,草原之夜,月朗星稀,群山静默,万籁俱寂,第一次在大山怀抱里入睡,依山而眠,一夜无梦。

来草原的第一个夜晚,我找回了阔别已久的婴儿般睡眠。这是草原的福祉,来到草原,放下一切,远离尘嚣,身心清静。细细想来,静——可能是现代生活中人们最稀缺的心灵体验。

草原之静,都是衬托出来的。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

草原之晨,寒意料峭,我把带来的厚衣服都穿上,独自出门散步,路边有积水的草地上传来清脆的声音,循声望去,两只黄麻鸭在草丛里觅食,我想凑近拍摄,两个小精灵扑棱棱贴着草尖飞走了。再往前走,两只喜鹊分栖于两根桦树木棍顶端,叽叽喳喳,兴奋不已,大概在宣布着草原上的什么好消息。

突然,远处传来马蹄声,一个牧民骑着马从路西边过来,挥舞手中的马鞭,将马群赶过淙淙流淌的浅浅溪水,一阵阵水花飞溅开去,场面十分壮观。马群穿过云雾缭绕的树林,向不远处的草场奔驰而去,留下湿湿的、凌乱的蹄印。这些响动过后,是更深邃的静谧,我沙沙的脚步声,过滤出更纯粹的草原之静,在如此浩大的草原之静笼罩之下,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,听得见血液在胸腔流动的声音,甚至能听见远处山谷里风从白桦林穿过的声音。

往前走,越过土坡,再走三百多米,便到了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里的金蟾湖景区。景区大门洞开,门旁的售票窗口紧闭,工作人员要上午八点之后才上班,我看到停车场已有两三辆北京牌照的越野车,看来还有比我起得更早的游客。进门右转过一道大坝,这便是蛤蟆坝,登临大坝,可一览明山秀水,湖水泛起涟漪,徜徉其中的白天鹅、绿头鸭、鸥鸟、

蓑羽鹤,觅食嬉戏,悠哉游哉,岸边树木和山峦的倒影形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,就像手机屏幕上的开机画面。立足坝上,可见湖中蟾形巨石,相传为塞北灵验佛的化身,金蟾湖也因此得名。美丽的桦木沟有一个动人传说,当年康熙皇帝为维护祖国统一,御驾亲征北方草原部落,军队行进到乌兰布统时,突遇大雾不能前行,这时有一只金蟾为康熙引路,军队得以走出迷雾。康熙皇帝平定叛乱后,感念金蟾引路有功,册封其为塞外金蟾。更为神奇的是,蟾石对面有一堤岸形如蛟龙,龙头入水,龙身向东南绵延直到白桦林深处。金蟾雄踞,蛟龙盘绕,翘首而望,惟妙惟肖,千百年来这一蟾一龙守护着这片净土的安宁,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安居乐业、生活富足。

在金蟾湖景区的木栈道上行走,晨曦微露,风轻云淡,湖光山色,交相辉映,藏在草原深处的金蟾湖,原是沙漠中涌出的甘泉,后被建成水库,是座人工湖,面积一百五十亩,最深处十二米,湖边白桦树和各种灌木、杂草、野花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木栈道依山势而曲折蜿蜒,时而是依山傍湖的亲水平台,时而又是凌空远眺的观景平台,在一山林拐弯处,幽静空旷的草原,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,我一惊,急转身,原来树丛中有个监控设施,发现有人经过便自动播放森林防火警示语。草原上的人们惜草如命,沿路随处可见护草防火的标语。与我们平原水乡随处可见的“河长公示牌”不同,这里村口醒目位置,立着“林草长公示牌”,旗镇村组各级正副林草长一览无余。你看,这漫山遍野的绿草多么来之不易,其实,这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,绿草下面就是沙土,绿水青山与沙尘飞扬,也就是一步之遥,一念之间。

有一位游客在湖那边突然放开喉咙喊了一声,受其感染,我也站在山坡上扯着嗓子高声回应,顿感郁结之气释放无余,此时此刻,尽管相隔遥远,我想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——那种面对辽阔草原情难自禁的粗犷豪放与快意天涯。喊声之后,余音袅袅,晨光熹微,归于平静。

从金蟾湖返回时,太阳已从山那边露出了半个脸,蛤蟆坝小村庄依旧晨雾弥漫,望着眼前的一切,我突然体悟到,草原之静,正是岁月静好之静。

